

晉山長

左河

志

筆
籍

錄談考

(一)



晉 錄

沈思孝 著



叢書集成
初編

著者 五
編者 羅雲 吳平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本館據學海類編
本排印初編各叢
書僅有此本

晉錄

明 嘉興沈思孝繼山著

山西田土三十六萬八千三十九頃二十七畝零。夏秋二稅共二百七十二萬四千二十二石。絲五

千斤。絹四千七百七十七匹。稅課四十四萬七千六十四貫七百九十文。額解太倉銀六百七

十七兩六錢。額徵工部四司銀一十萬九千九百五十二兩四錢。綾絹一千匹。

河東鹽運司。額解池東場、四場、中場、三分司。計行鹽西安、漢中、延安、鳳翔、澤、沁、遠。額辦小引鹽四十

二萬引。歸德、懷慶、汝寧、南陽、汝州、平陽、潞安。本布政司抵補民糧七萬四千二百五十九

兩。

西號爲內地。然自據東勝而甯鴈衝。據河套而偏老震。甯鴈入則由代岢而下。偏老震則由保河深

入。於是三關之防重矣。偏頭關設在保德州迤北。西鄰延綏河套。東連大同朔漠。北衝東勝一帶。甯武

關設在朔州西南。其地名野豬溝。搭達木河等處。俱在關西北。相去一百六十里。與偏頭關老營堡地

方聯絡。緊接煖會口要路。鴈門關設於代州。西抵甯武偏頭。東連紫荊倒馬。逼近朔州威遠。地之要害。

三關相爲甲乙。而甯武據鴈偏兩關之中。爲東西應援。外接入角堡。內維岢嵐。尤爲緊關。故總兵初治

偏關後移鎮於此。東起北樓口，抵大同井陘界。西至娘娘灘過河，抵延綏黃甫川界。邊長二百餘里。山西地高燥，人家蓋藏多。以上窖穀粟入窖，經年如新。蓋土厚水深，不若江南過夕，卽沤爛。惟隔歲開窖，避其窖頭氣，一時刻卒，然遇之多殺人。其窖地非但蓋藏粟，亦以避虜。人遇窖不敢入，惟積草薰之，然多其歧竇，卽熏烟有他竅，出不爲害。第家家穿地道，又穿之，每每長里餘。嘗與他家穿處相遇，江南洞在地上，皆天生。塞北洞在地下，皆人造。

國初設大同府，分封代王。外分東中西三路，北設二邊，蓋虜南犯，朔應諸城要路也。東則天城、陽和爲虜入順聖諸處之衝，自北二邊壞，虜遂直抵鎮城，是以總制毛伯溫設法修復五堡，曰宏賜，曰鎮川，曰鎮邊，曰鎮山，曰鎮河。其地皆在舊二邊之內，去鎮城十里，各添設守備，而宏賜堡居中，復添設參將屯兵戍守。

始不敢輕犯，其境東連諸胡，西接套，東起天城，抵宣府鎮西陽和界，西至井陘，抵山西北樓口，邊長六百四十餘里。

魏王盛兵蒲坂，平陽府蒲縣以塞臨晉，蒲州韓信爲疑兵，陳船欲渡臨晉，而伏兵從夏陽，西安府韓城縣以木罌渡軍

襲之。

黃河自西安府入本省界，經大同府境，入太原之保德、崞嵐州、興縣，又經永甯州、甯鄉縣，至平陽府、永和

大甯、吉州、河津、滎河、達蒲州。蒲在河之東。從此歷芮城、平陸、垣曲、經陝之潼關、始入河南界。晉中俗儉朴，古稱有唐虞夏之風。百金之家，夏無布帽，千金之家，冬無長衣。萬金之家，食無兼味，飯以棗。故其齒多黃，食用羊，故其體多肉。其朔風高厲，故其色多黯黑，而少紅顏白晳之徒。其水泉深厚，故其力多堅勁，而少溼鬱微腫之疾。地有洞，故其虜至可避。商有件，故其居積能饒。惟五六月，歛暑炎燠之時，日則捉扇而搖，夜仍燒炕而睡。此不可以理詰也。

平陽澤潞，豪商大賈甲天下，非數十萬不稱富。其居室之法善也。其人以行止相高。其合夥而商者，名曰夥計。一人出本，衆夥共而商之。雖不誓而無私藏。祖父或以子母息勾貸於人，而道亡。貸者業捨之數十年矣。子孫生而有知，更焦勞強作以還其貸。則他大有居積者，爭欲得斯人，以爲夥計。謂其不忘死，肯背生也。則斯人輸少息於前，而獲大利於後。故有本無本者，咸得以爲生。且富者蓄藏不於家，而盡散之爲夥計。估人產者，但數其大小夥計若干，則數十百萬產可屈指矣。所以富者不能遽貧，貧者可立富，其居室善而行止勝也。

蒲、解，皆平陽名郡。論州治，則解不及蒲。論屬邑，則蒲不及解。河曲之地，取義於黃河一曲也。宋時爲火山軍。以其地有火山，巖石隙縫處，烟氣迸出，役之竹皮木屑則焦。架之以鬲釜水，米則熟。其下似一團純火，而山仍有草木，根株不灼。事理之甚奇者。

沁水出沁州沁源縣山之東谷。經岳陽、澤州、穿太行，出覃懷，入黃河。狐首諸經云：界水則止。太行縣巨龐厚，非一水所能界。故桑乾、滹沱、清濁漳，皆穿太行而東。當黃淮汎濫時，當事者欲引沁水入衛，以分河勢。不知河入中國，受涇、渭、澠、洛、汴、泗諸水，非沁一水之能分其勢也。且沁出太行而南，皆山麓險阻，不能引而之衛。若沁可入衛，則河復禹故道，當不難矣。諸葛孔明曰：識時務者在俊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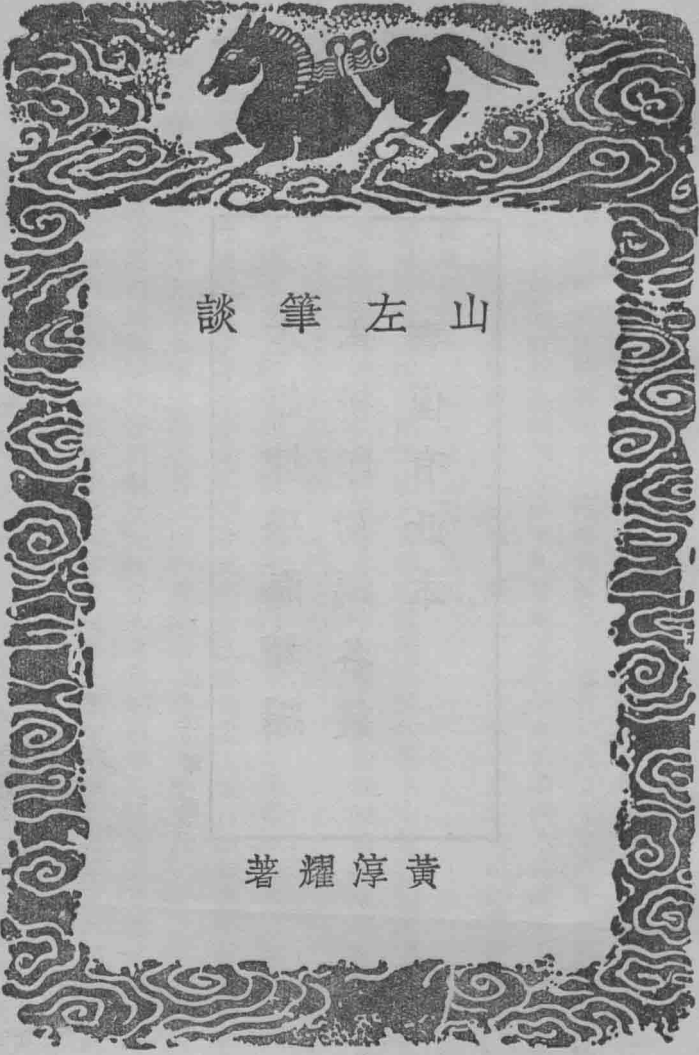
太原縣十里晉祠，蓋以祀唐叔，而中有元君廟。泉出其下，匯而爲池。又前行數十步，流漸盛，東西分注。太原、清源二邑實賴之。水淵泓澄徹，爲晉中勝景。其西爲奉聖寺，初不詳所始。後得王明甫方伯碑文讀之，乃知爲唐鄂公尉遲敬德所建。鄂公英姿颯爽，驍勇絕倫，文皇創造戰功，當爲第一。晚乃悔悟前非，棲心三寶，遂建刹并州之南。疏請臨軒敕名奉聖，銷鷲氣以慈航，斂雄風於寂境。蓋異人天資朗徹，故能超出塵網，完保榮名。視信越諸人，霄壤懸絕。雖曰主德克終，抑亦自全有道矣。韓蘄王初不知書，晚解兵柄，策蹇驢，西湖山水間，時作小詞，默契禪理。與此頗相類。豈俗所云大富貴者多自修行中來耶。大同右衛軍馬坤女，年十七，將適人，化爲男子。嘉靖戊申七月也。後隆慶間，有李良雨者，又化爲婦人。婦妝見客不差，今萬歷間，又有儀賓生兒之異。比聞之，乃一神托胎於其腹中。臨產，輒自言欲脅出，其人懼，求從穀道。神嫌穢不肯，再三求之，請以香水數斛澡之，乃從。澡畢，遂滅形，不知去向。

路安府長子縣城堯長子丹朱築也。故以名縣。縣去府治僅三十里。又當孔道，車馬往來絡繹。縣衙素有

怪。每中夜。若衣冠出遊者。或時至公堂。胥吏輩。羣然走避之。以爲常。近已絕矣。

三受降城。東城。在廢東勝州北。今朔州西北四百里。漢雲中郡。中城。在今大同郡城西北五百里。東去東城三百里。漢九源縣。西城。在古豐東北八十里。三城皆唐張仁愿所築。以受北地之降人者也。西城。開元圯於河。別置河東。寶歷初。又徙東城於綏遠峰南。中城。遼元置州縣。今三城皆不守。而邱富趙全等。乃道俺答爲板升。以受中國之降人。據之。板升衆可十餘萬。中國百工技藝。無所不有。趙全已爲俺答造宮殿。乃入住之日。忽梁折。俺答疑。終身不敢入宮室。仍舊守水草住牧。全雖服上刑。他日邊塞之禍。終潰於此。蓋南有香山。北有板升。此寇之所必資也。

晉俗勤儉。善殖利於外。卽牧畜亦藉之外省。余過朗陵。見羊羣過者。羣動以千計。止二三人執箠隨之。或二三羣一時相值。皆各認其羣而不相亂。夜則以一木架令跳而數之。妓婦與肩酒殺者日隨行。剪毛以酬。問之。則皆山以西人。冬月草枯。則麾羊而南。隨地就牧。直至楚中洞庭諸湖。左右澤藪。度歲。春深而回。每百羊。息羔若干。剪毛若干。餘則牧者自得之。



山左筆談

黃淳耀著

本館據學海類編
本排印初編各叢
書僅有此本

山左筆談

山左筆談

明 嘉定黃淳耀蘊生著

濟河在汶上北。云卽大清河。禹貢出於陶邱北。又東至於河。又東北會於汶。又北東入于海。酈道元謂濟水當王莽之世。川瀆枯竭。伏地而行。蔡九峰謂今歷下。凡發地皆是流水。世謂濟水經流其下。故今以趵突當之。然趵突又引入小清河。則大清河乃濟之故道。非濟之本流。世閒水惟濟最幻。卽其發源處。盤渦轉轂。能出入諸物。若有機者。然昔人以糠試之。云自趵突出。

大明湖下有源泉。又爲諸泉所匯。當城中地之一。古稱遙望華不注。如在水中。夏時荷菱滿湖。葦荻成港。汎舟其中。景之絕勝者。惜沿湖無樓臺亭榭。以助憩息。城中泉最多。如金線錢。南北兩珍珠泉。舜泉。杜康泉。趵突泉。總之趵突佳。入城與諸泉俱匯大湖。出北門。達小清河。

山左士大夫。恭儉而少干謁。茅茨土階。晏如也。卽公卿家。或門或堂。必有草房數楹。斯其爲鄒魯之風。古稱封禪者七十二君。今遺蹟皆不存。亭亭云云等。存其名而已。秦岱之上。惟日觀側有秦封禪臺。碑石列。秦無字碑最古。當萬年不化。大且重。故此石非大山物。非驅山之鐸。良不能至此。

泰山香稅。乃士女所捨物。藩司於稅賦外。資爲額費。夫旣已入之官。則戴甲馬。呼聖號。不遠千里。十步五步。一拜而來者。不知其爲何也。不惟官益。此數十萬衆。當春夏閒。往來如蟻。飲食香楮。賈人旅肆。咸藉以

爲生。視嵩山、廬岳、鴈蕩、武夷。士大夫車騎館穀。專爲邑中之累者。其損益何啻星淵。

大清河濟水之故道。經流長清、齊河、歷城、濟陽、城東、武定、青城、濱州、蒲臺、利津、入海。小清河一名灤水。卽濟之南源。發趵突。東北經章丘、鄒平、新城、高苑、博興、樂安、入海。今亦爲鹽河。兼資灌溉。而淤塞流溢。久離故道。水利失而水害興。各郡邑乃自以意爲隄。而以鄰爲壑。如新城、博興、高苑之民。日尋干戈。以競通塞。非朝夕故矣。故爲山東者。必當興復河流。講求故道。使竹口不關。則西民之水害不除。清河不修。則東民之水利不舉。恐田野荒蕪。終無殷富之日。

孔子廟前之檜。圍不四五尺。高與簷齊。而志稱圍一丈三尺。高五丈者。志所稱舊檜也。此非手植。乃手植之餘。蓋手植者。金時燬於火。此其根株復萌蘖者。志稱晉永嘉三年枯。隋義甯元年復榮。唐乾封二年枯。宋康定元年復榮。則所指手植者。元至正三年復榮。則指今檜也。今庸理猶然生意。第不知榮於何日耳。洙、泗、洙水。自尼山來。入沂水同流。今之洙水橋。亦非其舊也。泗水出陪尾山下。四源共會。故稱泗。其源清澈。可掬。出地激駛。滾滾有聲。至曲阜南洙北泗。中爲孔林。下濟甯。入徐州。會汴達淮。今會通河奪之。雷澤夏溢。秋涸。涸時水入地。聲雷者。經曰。故云雷澤。汶水會七十二泉而成。至南旺分流。南北濟運。南流短而北流長。

周公之後。有東野氏。有司復其庸調。世疑孔子萬世有土。而周公微不振。然孟子出孟孫氏。自是周公子孫。

山東東、兗二郡水患不盡由本地。本地水乃汶、泗也。流漕河南北則已。惟中州黑洋山水經澶淵坡而東奔曹濮之閒。以一隄限之。隄西人常竊決隄。兼以黑龍潭諸水。汙漕汪洋。其初咸自范縣竹口出。五空橋而入漕河。邇來橋口淤塞。河臣不許浚之。出恐傷漕。水遂縮回浸諸邑。而濮尤甚。相其地形。正開州永固鋪一路。可開之以達漳河。竊恐開民未心肯耳。然東不開五空橋。西不開永固鋪。濮上左右歲爲沮洳之場矣。

東、兗之閒。郡邑大小不等。如滕非昔五十里之滕也。西北可五十里。南則幾百數十里。而遙。東亦不下百里。而岡阜縣連盜賊淵藪。故治之難。而滕、嶧閒再置一邑爲善。若清平之側。又有博平。朝城之畔。又有觀城。則贅也。博平四隅鄉村。每方不出二十餘里。若觀城東西北皆不過數里。止東南去十里餘而已。此猶不及一大郡之城。何以爲邑。

鄒嶧山秦始皇所登。以立石頌功德處。一山皆無根之石。如溪澗中石卵堆疊而成。不甚奇峭。而頗怪險。禹貢嶧陽孤桐。乃特生之桐。非以一樹爲孤也。桐必特生者。謂受風聲。故堪琴瑟。今則枯桐寺前。果只留一桐。足稱孤矣。

東平安山左右。乃盜賊淵藪。客舟屢遭劫掠。武德亦多盜之地。以北直、河南三界往來。易於竄匿。然其來也。必有富家窩引之。

青州人易習亂。禦倭長鎗手。皆出其地。蓋是太公尊賢尙功。桓公管仲首霸之地也。其走狗鬪雞。踴蹴六

博之俗猶有存者。

登州三面負海。止西南接萊陽出海。西北五六十里。爲沙門島。與鼉磯牽牛大竹小竹五島相爲聯。其上生奇草美石。遙望紫翠出沒波濤中。足稱方丈蓬壺。春夏間蛟蜃吐氣。幻爲海市。常在五島之上。現則皆樓臺城郭。亦有人馬往來。近看則無。止是霞光。遠看乃有真成市肆。此宇宙最幻境界。秋霜冬雪。肅殺時不現。而蘇子瞻乃禱於海神。歲晚見之。亦神愛其人。乃成此奇緣也。海舟度遼者。必泊諸島避風。然泊者不知。而登遼兩岸。乃儼然覩形影。真不可以常理斷。

長山沙門諸島。在登萊外。大者延袤十餘里。小者二三里。皆有饒沃田。以千萬計。猶閩浙之金堂諸山也。往者皆有禁。後鄭中丞因新兵乏餉。疏墾以助之。亦山左一益。此田皆當於農時搭廠以居。隙則毀之。而歸。若架屋常住。恐窩引海寇。爲患浙閩閒矣。

海運。洪武十三年。糧七十萬石。給遼東。永樂五年。因都北平。部議糧運事宜未決。九年。以濟甯州別駕潘叔正言。命宋司空禮發山東丁夫十六萬。浚元會通河。濟甯至臨清。三百八十里。以漕。然猶海陸兼運。十二年。議於淮。徐德通。搬遞爲支運。繼乃爲兌運。又爲改兌。其後河塞決不常。曾有疏請試海運者。非遂以海代漕也。不過欲爲國家另尋一路。以爲漕河之副耳。竟格于文網而止。只今朝鮮多事。恐此海道。他日爲倭彝占用。而中國不敢行。今自登州東南大洋至直沽。詳其路道。以備撫採。自元真島始。元真島者。大嵩靜海。二衛之東南洋也。海船至此。轉杵鼻嘴。如收洋入套。一程北過成山頭。西北望威海山。前投劉公

島二百餘里。用南風爲順風。一日而到。內可灣泊十處。當迴避十處。二程自劉公島西行。遠望芝罘島。約一百里。用東風。東北風。半日而到。內可小灣泊四處。迴避四處。三程自之罘島開船。西六十里。過龍洞。直西。此備倭府外洋也。遠望長山島。西投沙門島。約一百八十里。用東南風。一日而到。內可小灣泊三處。迴避六處。四程自沙門島開船。西南遠望三山島。約二百餘里。用東風。半日而到。內可小灣泊二處。迴避四處。五程自三山島開船。過芙蓉島。直西投大西河口。約四百餘里。用東風。與東北風。一日而到。內可小灣泊二處。迴避三處。六程自大清河開船。投大溝河。約一百六十里。用西南風。一日而到。內可灣泊三處。迴避一處。七程自大溝河開船。投大沽河。約二百餘里。望見直沽。俱無迴避。此運船與倭船所同。謂大船灣泊避風也。若倭得志朝鮮。用小漁船。號船。偷風破浪而來。則旅順口一朝夕絕流抵登。遡游三夕而抵天津矣。然眉之急。又可忽乎。

膠萊河與海運相表裏。若從淮口起運至麻灣。而逕度海倉口。則免開洋。轉登萊。一千五六百里。其閒田橫島。青島。黃島。元真島。竹島。宮家島。青雞島。劉公島。之罘島。八角島。長山島。沙門島。三山島。此皆礮石如戟。白浪滔天。其餘小島。尙不可數計。於此得避。豈不爲佳。奈膠萊淺澀。開鑿之難。蓋自元至元阿合馬集議以來。備費不貲。十載而罷。及今亦屢舉屢廢。或謂下有礮砂數十里。斧鑿不入。或謂鑿時可入。鑿後旋漲。或又謂開鑿原不難。第當事者。築室道傍。余觀唐宋漕政。皆代經六七更。水陸不常。舟車相禪。若可以此例舉。則南北用舟。於中以車輛接之。亦可存其說。以備臨渴之一策也。余觀黑龍江巖石廉利。陡峻尋